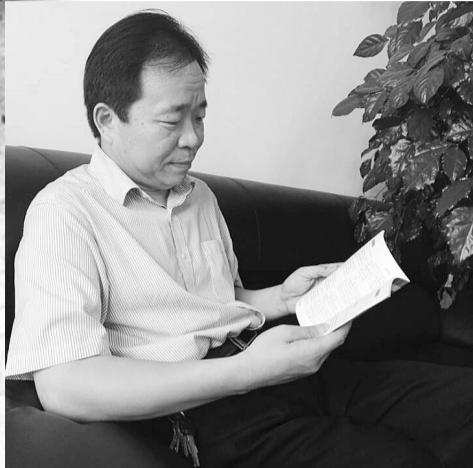


小人物身上的真善美

——李世营小小说解读



□文/图 本报记者 杨旭

河南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《奔流》9月号编发了漯河作者李世营的小小说《辣椒红了》。2015年以来短短一年间，李世营专注于小小说创作，收获颇丰：他创作的60多篇小小说先后发表在《金山》《小小说月刊》等刊物和报纸，小小说《辣椒红了》荣获第三届“相约北京”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，部分作品还入选小学课外阅读读本和《2016年度中国微型小说年选》。

年近不惑的李世营在我市一行政单位工作。在专业

李世营小小说选登

马五爷

马五爷，名五，字云来，乃清丰镇武术界之名流。马五自幼习武好艺，曾遍访清丰山武侠人士，拜师学艺，成就一身了得武功。马五不畏权势，行侠仗义，济贫扶危，在清丰镇留下好口碑。

光绪二十五年，清丰镇一带大旱，颗粒无收，次年又是一场大涝，一时饿殍遍野，百姓苦不堪言，盗贼应时而起，欺压良善，掳掠财物，甚为猖獗。地主恶霸趁势哄抬物价、欺行霸市，清丰一带民不聊生。

天灾人祸，百姓生活雪上加霜，堕入苦窖，暗无天日。

马五爷气愤不过，聚集清丰一带灾民，揭竿而起，立旗清丰山，扫荡盗贼匪寇，打劫商贾富户，布施百姓。又夜入清丰县衙，砸开官仓，放粮赈灾。一时人迹逾三千，声势愈演愈烈，令当地州官惊恐不已，视为“劲匪”，上书朝廷，云清丰白匪上万，势头猖獗，危及江山社稷等等。朝廷闻讯，震怒不已，钦命两省总督督率精兵数万，即刻进驻清丰镇，荡平清丰山。

再说清丰山马五爷，聚众不足万人，又不曾军事操练，岂是扎布数万大军对手？虽历经七天七夜浴血奋战，终是寡不敌众，义士尽数覆没。

待第七日夜清兵清查山寨，收拾义士尸首时，忽见一黑影自乱尸堆中跃起，劈手自官兵手中夺去一把钢刀，杀开一条血路，飞身跃上一匹战马而去。慌乱中清兵急忙拉弓放箭乱射一通，黑影虽身中数箭，终因战马奔驰如飞，一晃便寻不着踪迹。

后来，清兵再去清查尸首，反复查寻，独独少了义士头目马五。之后有传言，马五爷逃下山后，被清兵截杀，乱刀致死。

五年后，清丰镇上来了一哑巴道人，跛足独臂，面目似曾因重创伤损变形，看起来很骇人，却与乡邻十分友善。

镇内十字街口有一卖烧饼老汉，姓王，人称烧饼王，与一女王翠靠卖烧饼相依为命。那王翠年近三十，与马五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马五失踪后，王翠再没嫁人。这王翠虽已过豆蔻年华，但终遮不去其清秀水灵，倒平添几分成熟女人的风韵和光彩。

城西大财主么老大，早就看中了王翠，先前慑于马五的武功，未敢造次。马五去后，便多次捎信要纳小翠为七房小妾。烧饼王父女高低不允，么老大就唆使人砸了烧饼王的烧饼摊，还扬言如再不允，便去官府告密，

从事公文写作之余，他对文学一往情深。他与文学结缘始于学生时代。在他就读的那所师范院校里，浓厚的学习氛围滋长着他阅读的欲望。那些年，他广泛涉猎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体裁的作品，特别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。就拿《三国演义》来说，作者能够用简洁优美的语言讲述出引人入胜的故事，刻画出形象鲜明的人物，这让他钦佩不已，一度手不释卷。

离开学校后，李世营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创作，并尝试向报纸、杂志投稿。可能是受《三国演义》等书籍影响较深，那时候的他偏爱写一些半文言文，虽然不成章句，权当消遣，颇能自得其乐。后来，他先后从事教学、新闻宣传、办公室公文写作等工作。2015年，经过深厚的阅读和生活积累，他的创作灵感源源不断，创作了多篇小小说。在作品的构思选材上，他把目光聚焦在生活中的小人物身上，试图用笔触挖掘平凡人身上的真善美，折射出人性的阳光和光辉，弘扬社会上的正能量。

李世营的作品，朴实的文字中蕴藏着惊喜，来自尘封于心灵深处的感动。他擅长用冷叙述的手法唤起读者的共鸣，以第三人称的角度讲述恍如亲历的故事，用简洁的语言传达复杂的情感。无论是结局出人意料的《找“爸爸”》，还是读来令人动容的《辣椒红了》，抑或是充满人间真情的《铺满阳光的小院》，令人掩卷沉思的《爹的豆腐坊》，远近闻名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小事中蕴有大爱，落笔处事事关情。

“李世营颇得小小说写作之道。在很短的篇幅里，挥洒自如地写出了一个个形象独特，性格各异的人物。比如《马五爷》这篇，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，极具可读性。小说虽然只有一千多字，但一个不畏强权、疾恶如仇、行侠仗义、济贫扶危而又有情有义的马五爷形象却跃然纸上，彰显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。”《精短小说》首席编辑、《楚天文艺》副主编邵火焰如是说。



说王家与匪寇马五有众多干系，抄家问斩。孤弱无助的父女俩又气又急，愁眉不展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一日，哑巴道人途经王家门前，听见几个邻居悄悄议论此事，转身疾步而去。

几天后，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么家后房失火，么老大身首异处，其状惨不忍睹。么家子孙由是报官，贿送重金，请县老爷追查凶手，并以重金悬赏捉拿凶犯。

不几日，有人举报，说哑巴道人有重大嫌疑，一是其年龄、身材与当年马五爷相仿；二是当夜有人曾见其夜入么府，身轻如燕，武功手段极为了得。

捕头带领一帮兵丁搜遍全镇，最终将哑巴道人擒获。

当年腊月初八，寒风呼啸，大雪纷飞，哑巴道人身插“斩”字牌上了刑场，面对一群狗模狗样的兵丁，哑巴道人脖子一梗，怒目圆睁，吼道：“狗日的！杀了爷，二十年后又成一条汉子！”声如洪钟，震骇得刀斧手愣了几愣，手中钢刀几欲飞落。

前去观看的人都说，哑巴道人那身材、气势、风度，确实与马五爷的派头一般无二。据说，哑巴道人临刑前，依然很从容、镇静，面目虽扭曲狰狞，依然绽满笑容；刀斧手满头大汗，额头热腾腾地冒着蒸气。

乡亲们都都说：这才是马五爷的派头！

那烧饼王父女早已备好一口棺材，雇了一辆毛驴车，当夜将哑巴道人的尸骨葬于清丰山脚下。

据说，清丰山一带的百姓还为其立过一块墓碑，上书：马五爷之墓。至今这一带还流传有腊月初八供奉马五爷的风俗。

后人在写清丰山县志时曾有这样一段记载，说当年马五爷在被清兵烧杀山寨后逃至山下，路遇剿杀的清兵，隐入草丛中，避过清兵追击，被一云游道士救走，曾在一道观内隐遁五年，尔后又扮作哑巴又回到镇上。

李世营小小说选登

找“爸爸”

公司正在酝酿人事变动，我因业绩突出，在行业内小有名气，在公司市场部连年被评为优秀。但要升任市场部主任，职海沉浮，变幻莫测，我丝毫不敢懈怠。

这天，我到外地出差，正在参加市场推介会，突然同事小王急匆匆打来电话：“李哥，你儿子来找你，就在办公室……”

儿子？我只有一个女儿！这个小王，平时人挺精明，在单位号称“鬼灵精”。今天这事搞的，唱的哪出戏？我厌烦地挂断电话，心口憋着一团火。

可是，没过多久，老板的电话就到了：“开完会马上回来，妥善处置‘儿子’的事。”听那语气，老板怒火不小。

我哭笑不得。小王的话，看来不假。

会议一结束，我赶忙收拾行李，当晚就赶回公司。先见了小王，打听事情原委。小王说：“找‘爸’的孩子，从四川来，十八了，没找到你，已经走了。不过，这件事，公司已传得沸沸扬扬。老板更恼火，你升职的事，恐怕悬了！”

公司市场部主任这个岗位，是公司重要的业务部门，好多双眼睛都瞄着呢！究竟是谁在我升职的关键时刻，从背后狠狠来这么一刀？

我脑海里快速搜索与四川有粘连的片段：四川，我只去过一个地方，就是早年在成都念过大。这个“儿子”，十八岁。算起来，出生那年，我正在成都读大四。那一年，我是谈过一次恋爱，但三个月不到就分手了。三个月里，没拉过女友一次手。毕业后，就劳燕分飞，再没有联系。

这个“儿子”，到底从哪儿来？居心难料！

小王说，孩子出了公司，径直去了市中心医院。

我媳妇就在中心医院当护士。我猛然感觉后脊梁发凉，透骨冷。公司同事都知道，我可是有名的“妻管严”。

晚上十点多，我备好了应对媳妇拷问的台词往家赶。到了家，还没敲门，媳妇听见脚步声，已先为我开了门。打开门，媳妇满脸笑，接过包，提过行李，还递过一杯热开水。我正要开口向媳妇解释，忽然媳妇一声唤：“儿子，你爸回来了！”

卧室里，走出两个孩子，一个是我女儿，另一个是个男孩，不认识，瘦瘦的，挺腼腆，比我女儿高出一个头。

媳妇指着我，对陌生的男孩说：“这就是你爸！”

孩子脆脆的喊一声“爸”！我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，瞪眼看着媳妇的反应。

媳妇笑了：“这孩子是你资助的地震孤儿！”

男孩名叫拉拉，四川人，是汶川地震那年媳妇进川医疗援建时抢救过来的孩子。和我结婚后，媳妇每年都会以我的名义汇款到当地民政部门资助拉拉上学。拉拉不知道是我媳妇汇的款，但从民政部门查到了我的名字。他发誓考上大学后一定要来认我这个“爸”。

三天后，拉拉要返回四川上大学。这天早上，老板早早送来个大红包，说是公司新设了一个助学基金，对公司职工子女求学中的佼佼者进行奖励，拉拉是首届助学基金的第一个获得者。

一周后，公司召开领导层会议，全票通过了经理提议我为市场部主任的建议。

